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英美文学

李维屏

主编

研究论丛

第十四辑 (2011年春)

1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p.com

LITERARY STUDIES

英美文学 研究论丛

主编 李维屏
执行副主编 张和龙

第十四辑

14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第 14 辑 / 李维屏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5446 - 2161 - 8

I. ①英…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研究－英国－文集②文学研究－美国－文集 IV. ①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299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p.com.cn> <http://www.sflp.com>

责任编辑: 张亚东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53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2161-8 / Z · 0047

定 价: 3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虞建华

顾问 庄智象

主编 李维屏

副主编 乔国强 张和龙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申丹 (北京大学)

乔国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冲 (复旦大学)

张和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定铨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维屏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以下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Margaret Harris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

Michael Helfand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S.A.)

David Lyle Jeffrey (Baylor University, U.S.A.)

Patrick D. Murphy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U.S.A.)

James Simpson (Harvard University, U.S.A.)

Douglas Tallack (Leicester University, U.K.)

编辑部主任 陈广兴

编辑部副主任 王弋璇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 号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邮政编码: 200083

电子邮件地址: ymwclc@sina.com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50 Dalian Road (W)

Shanghai 200083, China

目 录

学者访谈

对学术要有一种爱

- 张隆溪教授访谈 张和龙 1

学者笔谈

叶芝、庞德、亚洲与身体音乐

- 丹尼尔·阿尔布莱特著 周 敏译 22

儒家伦理、庞德的现代主义和中国新儒学

- 温迪·弗洛里著 陈广兴译 32

陈昂与耶稣会：《诗章》59 至 61 章中的冲突与儒学

- 長畠明利著 尚晓进译 41

“我们的传承之路”

——庞德的孔子与斯奈德的《斧柄》

- 多西·克莱茨著 程江涓译 48

寻回神州失落的印记 詹姆士·麦克杜格著 晏 凯译 58

庞德、孔子与费诺罗萨手稿

——“现代主义的真正原则”

- 安妮·康诺弗·卡森著 闫 琳译 68

英国文学

- 从认识论看《哈姆雷特》 常耀信 75

“畅销书情节”的背后

——解读默多克的小说《砍断的头》.....	何伟文	104
童真下的“帝国号手”：评吉卜林的《本来如此的故事》	陈 兵	122
近 80 年来英美奥登研究综述	蔡海燕	135
文字缘、文本的同质性及原型 ——乔伊斯与斯维沃比较研究	吕国庆	152
解读《乌有乡消息》中的河流意象	洪小理 般企平	166
论罗塞蒂抒情诗中“上帝”的存在	汪小玲	178
小说中的“叙述化”：一种不可靠叙述形式 ——以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为例	王 悅	191

美国文学**“Who Will Speak of Our Night?”：****The Meditation of Wallace Stevens on Nothing**

..... Anne Luyat	203	
纳撒尼尔·霍桑与美国浪漫传奇的文化逻辑	方 成	225
流散与反思 ——兼谈哈金的写作策略	陈爱敏	242
辛格《庄园》中的斯宾诺莎	魏啸飞	255
远行的冲动：道家美学在勃莱诗学中的吸收与利用	肖小军	269

硬汉自传的威力

——《约翰·巴雷康》与性别权力话语	刘荡荡	284
前台、后台与真诚 ——从社会表演学看《萨勒姆的女巫》的悲剧情由	俞建村	298
伊迪丝·华顿与时尚 ——服饰书写下的老纽约文化	孙 薇	311

温德尔·贝里《回忆》的群体主义伦理观	钱 宁	325
神话中的神话：《黑暗的左手》子神话研究	郭 建	340

文学理论

朱迪斯·巴特勒及其性别操演理论 ——记巴特勒理论思想专题研讨会	高继海	356
--	-----	-----

博士论坛

弗兰纳瑞·奥康纳短篇小说中的宗教危机	刘惠媛	363
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中的政治介入	陈俊松	369
薇拉·凯瑟的生态视野	谭晶华	377
从“间离效果”看品特戏剧中非现实的现实性	张雅琳	384
文化变迁与自我型塑 ——德莱塞小说中女工形象的文化再现	王育平	391
等待不在场的他者 ——三部“等待”主题戏剧比较研究	赵淑洁	399
征稿启事		408

CONTENTS

Interview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g Longxi Zhang Helong 1

Special Issues

Yeats, Pound, Asia, and the Music of the Body	Written by Daniel Albright, Trans. by Zhou Min	22
Confucian Ethics, Pound's Modernism, and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Written by Wendy Flory, Trans. by Chen Guangxing	32
Chen Mao and the Jesuits: Conflict and Confucianism in "Cantos 59 to 61"	Written by Akitoshi Nagahata, Trans. by Shang Xiaojin	41
"How We Go On": Pound's Confucius and Snyder's "Axe Handles"	Written by Dorsey Kleitz, Trans. by Cheng Huijuan	48
Representing Inscription: Recovering the Lost Sign of <i>Cathay</i>	Written by James McDougall, Trans. by Yan Kai	58
Ezra Pound, Confucius, and the Fenollosa Notebooks: "The Very Real Principle of Modernism"	Written by Anne Conover Carson, Trans. by Yan Lin	68

English Literature

<i>Hamlet</i> : An Episte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Chang Yaoxin	75
Behind a Popular Plot: A Metaphysical Analysis of Iris Murdoch's <i>A Severed Head</i>	He Weiwen	104

The “Bard of Empire” under the Surface of Childlike Innocence: A Study of Rudyard Kipling’s <i>So Just Stories</i>	Chen Bing	122
Contemplating the Anglo-American Studies of W. H. Auden in the Past 80 Years	Cai Haiyan	135
The Interco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James Joyce and Italo Svevo	Lü Guoqing	152
The River Image in <i>News from Nowhere</i>	Hong Xiaoli, Yin Qiping	166
The Existence of “God” in Christina Rossetti’s Poetry	Wang Xiaoling	178
Narrativization as an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Ian McEwan’s <i>Enduring Love</i>	Wang Yue	191

American Literature

“Who Will Speak of Our Night ?”: The Meditation of Wallace Stevens on Nothing	Anne Luyat	203
Nathaniel Hawthorne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American Romance	Fang Cheng	225
Diaspora and Ha Jin’s Narrative Strategy	Chen Aimin	242
Spinoza and Isaac Singer’s <i>Estate</i>	Wei Xiaofei	255
Robert Bly’s Absor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aoist Aestheticism in His Image Poetics	Xiao Xiaojun	269
Tough Guy’s Autobiography: <i>John Barleycorn</i> and Gender Discourse	Liu Dangdang	284
Frontstage, Backstage and Sincerity: A Study of the Tragic Causes in Arthur Miller’s <i>The Crucible</i>	Yu Jiancun	298
Edith Wharton and Fashion: The Cultures of Old New York	Sun Wei	311
Communitarian Ethics in Wendell Berry’s <i>Remembering</i>	Qian Ning	325

The Myths and Sub-myths in <i>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i>	Guo Jian	340
Literary Theory		
Judith Butler and Her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	Gao Jihai	356
Abstract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he Religious Crisis in Flannery O'Connor's Short Fiction	Liu Huiyuan	363
The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Chen Junsong	369
Willa Cather's Ecological Visions	Tan Jinghua	377
The Pinteresque Unreal Reality: "Alienation Effect" and Harold Pinter's Plays	Zhang Yalin	384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and Self-fashion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rking-Class Girls in Theodore Dreiser's Novels	Wang Yuping	391
Waiting for an Absent "Other"	Zhao Shujie	399

对学术要有一种爱

——张隆溪教授访谈 *

张和龙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张隆溪教授的采访，访谈内容涉及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学术评价体制与治学方法等。张隆溪教授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原定半个小时的访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张隆溪教授认为，文学研究需要理论，但不能用一个固定的理论框架去套文学作品；人文研究是艺术，不是 $1+1$ 等于2的数学演算。比较文学研究具有跨文化的独特优势，即使做“国别文学”研究，有时也需要全球的眼光和多元的视野。要做一个好的文学研究者需要有非常深和广

*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3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后来升任比较文学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2007—2010年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1992, 中译《道与罗格斯》，1998)，*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1998)，《走出文化的封闭圈》(2000)，*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2005)，《中西文化研究十论》(2005)，《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2006)，*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2007)，《比较文学研究入门》(2009)等，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2009年荣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称号。张和龙，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的知识。做学问、读书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多读、多记。张隆溪教授最后特别强调对学问要有一种爱，要有热烈的追求。

关键词：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国别文学；学术评价制度；治学方法

张和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是您的第一本著作？

张隆溪：对，应该说是我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著作。

张和龙：在此之前出过一些翻译作品，是吧？

张隆溪：对，我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年，也就是 1976 年的时候，生活在成都。当时我是一个工人，文革的时候下乡三年，后来在工厂里面工作了五年。但是当时由于我英文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而科学院在四川有一个分院，分院下面有一个生物研究所，他们当时做了一种治冠心病的药，要到广交会去出口。他们辗转找人，最后是我帮他们翻译的说明书，他们非常满意，后来就把我调到了生物研究所去工作。调了好几年，是文革当中的事情，最后在“文革”结束那一年，也就是 1976 年，我调到了生物研究所。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翻译，我最先出的两本翻译的书都是科学出版社出的，一本叫《蛇类》，是大英博物馆爬虫类展馆的主任写的一本书，专门讲蛇，非常有意思。他从蛇的解剖、习性、生活习惯，最后一直讲到蛇在人类文化和神话传说中的意义，非常有趣。

张和龙：那现在要找到这两本书可能也不太容易了。

张隆溪：是，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的。我 1976 年到 1977 年那一年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工作，那个时候开始恢复高考，我就直接考的研究生，没有考大学本科。

张和龙：我估计在有些大学的图书馆可能还能找到这两本书。

张隆溪：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另外一本书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讲大熊猫，四川的特色。

张和龙：以后有机会找来好好读一读。

张隆溪：由于我自己的兴趣是在文学方面，所以来到北大去，就是因为当时只有北大在搞文学研究。我一开始报考的是川大，因为我是中学毕业，没有读过大学，去念研究生本来就跳了一大级，一开始不敢去报北大，后来又有一些曲折的经历。我曾经写过回忆李赋宁先生的文章，当时是他看到我写的一篇东西，然后让我报北大。我当时在北大西语系是唯一一个只有中学毕业文凭的研究生，但是我是以总分第一名考进去的。

张和龙：所以严格来说，《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应该是你的第一本学术著作？

张隆溪：是的。当时之所以写这本书与钱钟书先生有关系。那时社会科学院要写一本书，介绍国外学术方面的信息，苏俄这部分是请吴元迈先生写的，他后来是外文所的所长，而英美或者说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这部分本来想请钱钟书先生撰写。他们知道钱先生可能请不动，就让钱先生推荐一个人写，钱先生推荐了我。当时为了写这本书，我比较系统地看了一些材料，再加上刚好有个机会，香港中文大学的英文系邀请我去访问了一个月。那时在大陆介绍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书还很少，在香港这些书则比较丰富。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回来之后仔细地读了一下，然后写了社会科学院主持的那本书中的一章。再之后，经钱钟书先生介绍，董秀玉邀请我为《读书》杂志写一系列文章，刊登于1982年到1983年，后来我到美国之后才停下来。

张和龙：最近有一种误传，说你写这本书的资料都是钱钟书先生给的，看来并不属实，但钱钟书先生确实给了你很大的帮助。

张隆溪：是的。因为当时我与钱先生很熟，经常通信，有问题时与他讨论，但是所看的书并非钱先生所赠，主要是在香港买的。当然北大图书馆也有一点材料，但由于20世纪文学理论在当时还是很新的东西，国内还很匮乏，很多书连北大图书馆也没有。

张和龙：你刚刚介绍了写这本书的背景，能否介绍一下当时国内的

学术氛围？

张隆溪：我觉得，由于“文革”10年都非常闭塞，中国人对外面完全不了解，所以文革结束后，尤其是恢复高考之后，大学新生都是10年累积下来的人经过激烈竞争筛选出来的精英。设想10年都没有大学教育，所以是筛选又筛选，77级的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是78年进校的第一批研究生，的确非常不错。我觉得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形是在闭塞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对西方完全不了解，所以那时候对了解西方、了解外面的情形，简直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那个时候发表出来的文章大家都会看，的确有一种对文化和学术的热烈追求，跟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非常不一样的。

张和龙：是的，文化氛围完全不一样了。

张隆溪：的确，当时非常急于了解外面的情况。我那个时候在《读书》写的文章是唯一在这本刊物上全部有注释的，基本上每一次文章交过去马上就排版印出来。现在还有很多人和我说，很喜欢读那个系列的文章。应该说，那些文章在国内影响比较大，写的是大家都非常希望了解、但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东西。当时材料也比较少，我刚好有个机会到香港去，买了一些书回来。

张和龙：你在这个系列中所写的11篇文章基本上都刊登在《读书》杂志上？

张隆溪：对，全部在《读书》上连载。我和那时候的《读书》有特别亲切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都对《读书》情有独钟，大家都把它看成是打破禁区和僵化思想教条、发出知识分子心声的刊物。

张和龙：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内兴起了一股理论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了将近20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被介绍到了国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你如何看待国内这场持续了多年的“理论热”？它对国内学界有哪些积极意义？对

我们的认知范式和认知方法有什么作用？有没有负面的影响？

张隆溪：我觉得都有。从好的方面来讲，文革刚刚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外部世界有一种好奇和如饥似渴的追求，所以当时介绍这些东西对大家还是有用的。后来有些人见面的时候和我说，我写的东西比较深入浅出，也容易看得懂。另一方面，受到钱钟书先生的影响，我也很希望能像他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问题。所以当时写作的时候，每一篇都会涉及一些中国的例子或者与中国的情况作一点点比较。当然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在比较，还是在介绍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流派，但每一次都跟中国的东西有一点关联，这样读起来也就更容易理解，显得更亲切一点。

另外，那时写文章的目的虽然是介绍西方理论，但不是盲目地介绍，好像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当然也不像在之前完全排斥西方，称之为“帝国主义”或“文化侵略”等等。我非常喜欢理论，而且我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由于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在文艺方面都是一套非常僵化的理论，什么“文艺反映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等，大家都厌倦了这种机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其实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当时介绍西方文学理论是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我介绍文学理论基本上还是谈文学的，可是在西方，文学理论本身的发展逐渐从文学转向别的理论，如文化理论，或者讲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等，这都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现在西方有许多学者，或者说西方文学研究界，也觉得理论已经越来越脱离文学。比如2006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10年报告中，就特别讲到这一点，说现在的文学批评家好像可以完全不谈文学，也能写一大篇东西，挂名是文学，实际上跟文学离得很远。这是西方本身的情形，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有的人可能对理论缺乏深入了解

和修养，并没有真正弄懂，而且文学理论本来就比较难，比较抽象，有的人不见得钻得很深，弄得很清楚，于是自己就讲不清楚，写出来的文章大家都看不懂，非常晦涩，用一些术语来充数。到这个时候，在西方也好，在中国也好，大家觉得这样的文学理论就过分抽象虚玄，以晦涩冒充深刻，所以大家提出来要重新回到文学本身。

张和龙：你刚刚提到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有些理论研究比较抽象、晦涩、难懂，玩一些玄虚的因素，有些术语十分生硬，让人难以理解。还有一种现象是很多人搞研究越来越离开文学，这恐怕也是当时“理论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张隆溪：这当然跟西方本身是有关系的。西方的文学理论就是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虚玄，而且越来越离开文学本身。西方很多人也反感这种所谓 *jargon-ridden language*，就是满是术语行话的语言，读起来拗口而且语意不通的学院腔。

张和龙：到了本世纪初，理论热潮开始消退，尤其是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出版后，很多人认为“理论热”已经过去了，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有人认为理论终结了。许多国内外学者开始反思理论，你如何看待“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研究？

张隆溪：当然文学理论本身在西方有一个非常快的转换过程，从形式主义、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来就变成文化批评等等。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文学理论的过度抽象和虚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要理论。其实文学研究本身就是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办法研究文学。一首诗、一本小说，如果读过看过也就结束了。要研究或者鉴赏文学，就要想想作品对你有什么影响，它的意义在哪里，这部作品跟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品如何关联起来。这是一种学问，这种学问本身是需要理论修养和基础的。所以研究是需要理论的，只不过过分抽象、虚玄、过度解释的理论应该被反思，甚至被抛弃，但从此以后都不要讲理论了，这也是不可能的。好的研究一定有理论的成分在其中，

不应该说有理论还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是否把握得当。文学理论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我们理解和鉴赏文学,而不是离开文学去谈其他的东西。

张和龙: 学界也有部分人比较反感理论,这种情绪也值得重新思考。

张隆溪: 这种情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但只要是能帮助我们理解,或者说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加强我们对文学意义的把握,这样的理论就是很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理论有各种流派,比如说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我非常反感的是用一个固定的理论框架去套文学作品,例如写一篇文章号称是女权主义对《红楼梦》的分析,或者是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红楼梦》的阅读,这是最没意思的。

张和龙: 在批评实践中,特别是不少年轻教师、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当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对理论生搬硬套,把理论和作品强行撮合,进行“拉郎配”。这里面就涉及批评理论与作品阐释之间的关系,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关系的? 批评理论能不能为作品阐释提供一种直接的实用方法?

张隆溪: 我觉得批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一些东西。好的理论可以使我们注意到一些被忽略的东西,但是所有的理论都不能生搬硬套,被当成工厂里的流水线,人文研究绝对不能这样做。

张和龙: 是的,我也反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

张隆溪: 我也能理解,有些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被要求使用理论,他没办法,就生搬硬套地用理论。一个理论如果被当成一种可以制作的东西,就不好了。可惜的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强行要求使用理论框架,就往往造成大家生搬硬套。人文研究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一种机械的或是遵从一定的步骤就能演算出来的东西,不是 $1+1$ 等于2的东西。文学研究一定会掺杂进很多个人的成分,包含个人对文学理论或文学作品的理解。换句话说,怎么样能做一个好的批评家或研究者,我觉得就是要尽量多读书、多